

陳安

美麗的黑色



二〇〇五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的「俄羅斯！一畫展中，有立體和未... 來派畫家梅爾維奇的一幅題為《黑方塊》的作品，其畫面極為簡單：正方的畫幅，塗了一個黑色方塊，留下白色的四邊，如此而已。

我喜愛吳冠中的畫作，尤其是他所畫的那些江南小鎮圖，那往往就只用黑、白兩色畫成，——江南民居，黑瓦白牆，色彩單純，對比強烈。在那些抽象而又真實的畫面上，在那些鱗次櫛比的黑頂白屋中，我尋找我自己的家，尋找我童年居住過的房子，從一個黑色窗戶裡似乎透出了我母親夜縫時的柔和燈光，——我以此來寄託我對江南家鄉的懷念，對黑瓦白牆內溫馨歲月的懷念。

泛舟

朱文傑



不斷有興味盎然的小品文傳世，也許是因為他天性散漫、不切事故吧，後人雖多有揣測，但他卻是悠悠然地刻劃自己的船，寫自己的遊記。他用清淡的筆觸寫道：「崇禎五年十二月，余往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鳥聲俱絕。每一隻筆劃出來，我即心下詫異，向來熱鬧喜樂的泛舟，放在飄雪的冬日，且經老夫子的筆劃到此，真是有不盡的高遠寂寥之意味。往下看，是去往湖心亭看雪。遇一人，於亭中飲酒，三大杯而別。這樣的場景，在常人看來是非常奇怪，異！讓我不禁遐想：何時我也可以在一個「人鳥聲俱絕」的雪天，乘一葉扁舟，晃晃然在一湖面上泛舟，遇一人，邀入船，用火爐溫一壺酒，邊聊邊酌，末了彈琴一曲送別，歸來用小詩小文記載，該有多美。

這人的清愁本可隨着外界的觸動、時光的流逝化為虛無。然而我又是不開不... 的人，便拿了遊記在手邊看，這回是我極喜歡的俞平伯。俞平伯不論散文詩歌，都自有一股暖而幽微的氣息，令人沉醉。他的《遊秦淮》，是得許多人傳頌的，雖有人覺得不及朱自清的好，然而於我，還是有別樣的意味。於是想，哪天攜一二好友，帶一卷閒書，悠悠然泛舟直上月上樹梢，豈不快哉？那樣，是美且閒適，亦略帶一點輕鬆。

消夏

不是也都熬過來了，不僅各有各的消夏方法，還興趣盎然地一一寫入詩中，與人分享，今日讀來，仍不無樂趣。



「輕軟覺衣重，密樹苦陰薄」，天太熱，近乎「桑拿」，詩人王維穿着很薄的衣衫仍覺得太厚，愁得透不過氣來，坐在濃密的樹蔭下乘涼還覺得不自在，他是個享福的人，也不乏銀子，可面對夏日炎炎，熱風陣陣，也沒什麼好辦法。「頭痛汗盈巾，連宵復達晨。不堪逢苦熱，猶賴是閒人。」江州司馬白居易因為天熱睡不着覺，整夜失眠，痛苦不堪，只好熬着，幸虧自己是個沒什麼要緊事的閒官，不想幹就歇着，遠比那些還要在大田裡顶着烈日勞作的農人強多了。唐代詩人范梈到廟裡進香，不禁大發感慨：「江南夏季夏天，身熱汗如泉。蚊蚋成雷澤，袈裟作水田。」和向們既要應對江南的酷暑，還不能赤膊，既要抵禦成群的蚊子，還不能殺生，苦無良策，度日如年，身上的袈裟都被汗水浸透了，或許終日吟經禮佛能給盛夏帶來些許涼意？

陳衡哲的「不婚主義」

馮進



一九一四年夏，當時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首次開科招收女生。陳衡哲在各地的考生中脫穎而出，以全國第二的成績成為首屆九名清華留美女生中的一員。是年，她揚帆去國，先在美國紐約州讀了一段時間大學預科，次年秋進入美國當時的七大著名女子大學（美國人所謂的「七姊妹」[The Seven Sisters]）之一的瓦莎大學，她在那兒的英文名字是陳莎菲（Sophia Chen）。陳在瓦莎大學的留學生活相當愉快，除了攻讀歷史專業之外，她也為中國留學生刊物《留美學生季報》寫稿，並由此結識了留學生中的一些翹楚人物：包括胡適與她未來的丈夫、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之一、提倡「科學救國」的任鴻雋。當時胡適正致力於白話文學的提倡和推廣，但他周圍的朋友如任鴻雋、梅光迪、朱經農等，並不贊同他獨尊白話的激進觀念。而陳衡哲雖然沒有加入他們的論爭，卻對胡適深表同情，因此被胡適稱為他在新文學運動中「一個最早的同志」。



事實上，陳衡哲是新文學運動的先驅之一，因為她早在一九一七年第一期的《留美學生季報》上就用白話發表了一篇描寫美國一所女子大學生活的短篇小說《一日》，那時候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尚未問世，所以說起來陳衡哲的小說才是中國現代第一篇白話小說。另外，陳衡哲也工詩，她的五絕《月》曾引得胡適與任鴻雋擊節不已：「初月曳輕雲，笑隱寒林裡。不知好容光，已照清溪水」。但陳衡哲作為歷史學家

生命的走向

魯人

我一直覺得：人，應該活的時候好好活，死的時候好好死；活的時候別找死，死的時候別找罪。好好活即符合自然之道，也符合社會之道。天主教認為自殺是一種罪惡，以至不能進入天堂。不過安樂死的呼籲，在西方似有甚囂塵上之勢，國內也時有人提起。巴金老人生前就曾數次提出請求，當然不可能如願，這既不符合國情，也不符合人情。

我妻子的一位同事自殺了，只有三十二歲的年齡。大學畢業後進入這家大型國企，先在倉庫做保管員，將倉庫管理得井井有條。不論庫房裡的什麼物品，他都能隨口說出放在第幾排第幾個架子的第幾層，並且知道庫存一共有幾個。於是，毫無背景的他，被很快提升，從組長之類一路做上來，幾個月前剛調到妻子這個部門，做副部長，拿年薪。小伙子白白淨淨，相貌堂堂，人也很隨和。職工家裡有事，現場總會看他的身影，跑前跑後，沒有半點架子。正春風得意的他，卻死意堅決，一兩個月前就寫好了遺書。之前，家裡的事也都處理妥當，母親心臟不好，做了搭橋；新買的房剛裝修完。自殺的當天也無異常，白天在單位一如既往地工作着，只是臨下班時，告訴部長，前任部長與他交接的材料、物品都放在什麼地方。這讓部長在他出事後一直很自責，埋怨自己粗心大意，雖然當時覺得他的話有點怪，卻沒想到竟是臨終的交代，以至任由他孤獨地走了。

他死得讓人很心疼。他沒有在新裝修的家裡，而是在小區僻靜處的一棵樹上，以長繩讓自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的。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非常傷心。一是念他人好，一是可惜他年輕，一是不能接受他選擇的方式。我妻子雖與他接觸時間不長，也很難接受這一事實，在家裡說起他便會幾度落淚。我妻子最初以為他是因心臟病猝死的。後來有同事來電話，談到了他的死亡過程，妻子摺下電話又是啜泣不已。



李莊白肉

彭忠富

宜賓是長江第一城，而宜賓下轄的李莊卻是長江第一鎮。從川西綿竹到川南李莊，行程近五百公里。路程不遠，可是我們卻從長江幹流沱江的支系綿遠河來到了長江幹流邊，看着浩浩蕩蕩的長江從我的腳下從容流過，心中默默地呼喊著：長江，我來了！

李莊長江段平均水深二百六十四米，浪小水緩，三五百噸的輪船可以直接挺進港口。直到今天，李莊長江段仍然有班輪輸送旅客，那些來往穿梭的貨輪就更加地頻繁了。因為水運重鎮和物資集散地之一。交通便利，那麼必定商賈雲集，從而成就了李莊的繁華和喧嚷，也給李莊留下了大量的樓堂館所，據說有「九宮十八廟」。可惜我們直到傍晚才趕到李莊，那些金碧輝煌的建築也就沒有細看了。

在多倫多外出，為了乘車，我們要過一條馬路，才到公交站。在北京，我很怕過馬路，十字路口雖有紅綠燈，但拐彎處的車輛不讓行人，行人左顧右盼，提心吊膽。而多倫多只要綠燈放行，行人只管放心前行，拐彎兒的車輛停下，等行人走過去才開。居民小區內雖然沒有紅綠燈，但幾乎每個十字路口都設置有一「一字標誌」，車輛到此即停止行駛，也要等停車兩秒鐘，之後再開行，如有行人要過馬路，司機則示意讓行人先過。因此，我每次過馬路，都感到很安全。

在多倫多乘車

當然，加拿大國情不同，土地遼闊，面積比中國還略大，但人口只有三千多萬，是中國的十分之一。多倫多人口在加拿大最多，不過三百萬，除上下班高峰外，公共交通一般並不擁擠，人人有座，有的線路幾乎是空車。過馬路的行人寥寥可數，不建天橋和地下道，對面也不無道理。總之，國家不同，國情各異，一國做法，別國也不無照搬。但譬如汽車禮讓行人、開車不許打手機等，北京等中國的城市還是可資借鑒的。

言青

在多倫多外出乘車，解除了一些煩惱。這幾年，北京公共交通服務有很大改進，車體加大，車次增多，整潔舒適度也提高不少。但老年人出行乘車，仍有一些困難，不儘人多擁擠，而且上車台階較高，上下很不方便。每次外出，我因腿腳不好，上下車都要老伴攙扶一把。而到多倫多，一次外出，發現乘車，老人或殘疾人也可以上車，買食品的拉車也推上來，覺得很稀奇，但一問外孫女才知道，多少年來都這樣。司機很從容，但一問外孫女才知，多倫多上車，乘客們也緊閉着給他們讓路。我看到車上，多倫多的小寶實一直睡得很安穩。還有一次外出，天要下雨，一位騎車的老年人，自己乘上公交站，把自己的自行車固定在公共車車前的架子上，自己乘上車，也是繼續趕路。這些都是我第一次看到，也是多倫多公共交通特有的。

在北美，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享受優待，外出乘車免費，我覺得是對老年人的尊重。多倫多老人乘公共交通也有優惠，但沒有免票。我們和外孫女外出，或去超市，或去公園，路都很近，只乘三四站，覺得不值。但如去較遠的地方，又是一個方向，就可變成聯票使用，顯示了它的優越性。譬如一次我們去一個很遠的公園，先乘公共交通，接着換乘地鐵，最後還要乘有軌電車，第一次乘車時把事先買好的優惠票交給司機，一張聯票，用它可一直乘到底。